

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

闲汪汪曾祺,看到他在《人间草木》里说,“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似听见一个可爱的老头儿在喃喃自语。

春日深深,花是主;杨柳风吹,人似客。访友不遇,多有见诸于历代文人的笔下。“行至菊花潭,村西日已斜。主人登高去,鸡犬空在家”。不遇,多少有些失望,正欲抽身返回,可一回头,主人有一簇花儿,在光影里,忽明忽暗,拥立门旁。

在我们这个小城,不少人家的宅院门旁都长着花儿。

在一条老巷子里,有户人家门口长着紫藤,年年暮春一嘟噜一嘟噜,深深浅浅,垂挂竹架。到这样的人家有点什么事,若遇主人不在,人又走倦了,还真得停下来,找一级台阶,歇歇脚,和他们门外的花草坐一会儿。

门前有花,诗意居住。我一直觉得自己从前曾经住过一个院子。那个院子不大,门角有数丛芭蕉,叶影疏疏。有客来访,轻叩门环,人站门下,人画俱绿。

虽然其实不曾有过,但我常到邻居家走动,敲门时,有的院子比较大,里面的人一时听不见,或者听见了,等他来开门要过一会儿,也只能和他门前的花草坐一会儿。这种“坐一会儿”,是用眼睛去交流,与花对视,或者漫不经心眺上一眼,等到木门哗然洞开,它们已成为在身后的温柔背景。

花儿摇曳生趣。在我少年的时光中,邻居的沈家大门是一座青砖灰瓦的老宅子。宅子里的孩子,有我儿时的玩伴,那时我经常去老院串门,大门是虚掩的,门口栽一丛芍药。小伙伴有时不在家,我就门口等他,有天中午,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阳光明媚,风吹得那些花儿,摇曳多姿。

门外的花,还有别的植物,鸡冠、牵牛、芭蕉、蔷薇、月季、天竺、蜡梅……尤其是蜡梅,不光是坐一会儿,还俯下身去,凑近闻香。

岳父在世时,院子门旁种过一棵葡萄藤,枝粗如棍,初夏开花,然后结小青果,枝叶还算茂盛,挂的葡萄也多,我们都曾坐在门口,和葡萄坐一会儿。

“请和我门口的花坐一会儿,”是一个人留下的花草笺、春日帖,是主人唯恐怠慢客人,担心客人在等待的过程中单调乏味而说出的话。这是多么美妙的情境,又是多么美好的际遇。我所能想到铺展下去的事情,还可以叮嘱对方,树上有鸟雀,架上有葡萄,你如果口渴了,可以先摘上几颗尝尝。

门外的花,是老房子的建筑小品。花闲情,主人也很雅致。

在徽州,我又遇到汪曾祺所说的情形,有一户粉墙黛瓦的人家,门墙上爬着那种绿碧碧的凌霄,弯弯曲曲的藤蔓,嫣红的花儿,开得正欢,我看到一个小伙子,大概是走累了,坐在门口花下的一条木凳上,咧着嘴,和花儿以及房子的主人攀谈说话。

乡下的老房子,门外也有花。春天,在乡下,我的一位亲戚,他家门外一片紫蝴蝶翻飞的豌豆花。这样的季节,倘若访客不遇,也并不需要树下问童子,他大概是忙去了,且搬只小板凳,在他家门前坐一会儿,这时候,会看到千朵万朵的紫蝴蝶,在时光小道上轻盈翩跹。

把花种在门外的,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也是一个随和大气的人,不把花只种在院里独乐,而是种在门口,与路人分享。

想做一回青石台阶闲淡人,春风再度,清风拂面,岁月不老。

孔雀石是一种美丽的石头,多呈不透明的深绿色且具有浓淡多变的条带和同心环状花纹。成因与钟乳石颇相似,沉积物千姿百态,有柱状、片状、针状、蜂巢状、葡萄状、钟乳状和晶簇状等,是我国传统的观赏名石。它在古代有绿青、石青、曾青、白青、碧青、碌石、石绿等近二十个曾用名,何时统归为孔雀石之名却无从知晓。业界通常认为:“孔雀石由于颜色酷似孔雀羽毛上斑点的绝色而得名。”笔者费了番功夫查寻出处,也无所获。我国地质学的奠基人章鸿钊先生的《石雅》成书于十九世纪初叶,其中仅有寥寥数言:“今又名孔雀石,其色美,故俗以为珍玩”,因此推测孔雀石之名至迟始于清末,至少也叫了百余年了。

国人对孔雀石的印象首先是与铜矿联系在一起的。考古发现我国的铜冶炼滥觞于新石器后期,湖北石家河文化遗址、甘肃永清县辛店文化遗址和山东诸城龙山文化遗址都出土过红铜器残片、铜炼渣和孔雀石。湖北大冶的铜绿山是



母亲患胃癌,住院开刀以后需要后续化疗。她以前教过的学生来看她,偶尔谈起,癌症化疗产生的费用,仍然可以享受总工会的医疗补助。老百姓少跑路,让数据多跑路,真切感到了政府部门办事效率的明显提高。

行文至此,笔者又在想,假如不是“偶然”的机会,我还真不知道“住院保险”在出院以后,还能继续享受;假如不是“偶尔”看到有“直接支付”,我一定还会傻乎乎地把每一次看病费用一张一张复印下来,然后拿着一大堆单据去排队办理……类似的政府为民办的“好事”,而许多老百姓不知道、不了解的现象,在我们工作和生活中并不少见。例如,笔者在工作中就常常碰到税务、财政、社会保障等方面优惠政策,如果你不常常上网仔细查看或者到有关部门询问,就会失去享受的机会。如果有关部门能把“好事”做得再充分一点,把惠民政策充分“通告天下”,不是更好吗?信息传达需要更畅通、完善的渠道,这应该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办得再好一点

陈奇



黑蛋是我儿时的玩伴。四十多年了,我们儿时的情景大多已支离破碎,可他的名字依然印象深刻。这次相聚,我见村里人照面时仍叫他黑蛋,就问他咋不改个名呢,他抿了一口酒笑嘻嘻地从衣袋里掏出身份证给我看,上面居然还是“张黑蛋”。记得小时候他长得并不黝黑,有回我们光着屁股下河摸鱼,我们还嘲笑他白得像个女娃子哩。

在玩伴中黑蛋是最捣蛋的一个。聚众打架、偷摘果子、掏鸟摸蛋、堵渠逮鱼都少不了他。有回他领着我们潜入生产队的仓库,从一只喇叭上卸下一件圆形铁块说叫“吸铁石”,让我们观看从未见过的吸起铁钉的神奇现象。这件事的后果是黑蛋挨了他爹一顿痛打。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黑蛋辍学了,整天在铁匠铺里看他爹打铁。他说要当铁匠。有天我们去看他,他果然围着牛皮围裙,抡着铁锤很有节奏地锤打铁墩子上被他爹用钳子夹着的红铁块。那一锤下的铁块红得透明,一锤下去溅开的火星就像瞬间绽放的火花耀眼无比。从那以后,我们常去看他打铁。有时趁他爹不在就拿起锤子打几下,还抢着拉风箱,吹得炭火噼啪作响,呼呼的火苗四处直蹿。多年后我陪父亲回乡探亲,听说黑蛋真的成了方圆数十里有名的铁匠,还当过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分子。遗憾的是我没能见到他,见到的只是断壁残垣的铁匠铺。他大姐说他

黑蛋的初心

刘向东



几年前去了深圳,白天四处打零工,夜里住候车室,有时也住没封顶的建筑工地。值得高兴的是前些日子捎信说自己当了老板,准备再干两年就回老家发展,说是要为家乡做些事。

其实,回家发展一直是黑蛋割不断的乡愁亲情和报效故土的初心。他说服了媳妇,转让公司找拢资金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山沟沟。虽说起步艰难,但凭着打铁的韧劲,每走一步都有心血,也有收获。他说,山梁梁有的是荒坡野地,与其荒着不如种植果树;山沟沟有的是枯木朽树,与其烂着不如培植木耳。他还说,他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啥时候都不能闲着。就这样,昔日的铁匠好不容易当了老板又成了山里的农民,而且很快让承包的山地变绿了,就而成。

国人可能知之不多的是孔雀石也属于一种古老玉料,是中国玉文化的传统玉材。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一件孔雀石饰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龙山文化的郑州洛达庙遗址出土的,河南股墟妇好墓中的玉器中也有枚孔雀石簪。此后历代或多或少地有孔雀石玉雕件被发现,但多为小器物,且这些制品总是与产地相关联:如广东阳春盛产孔雀石,在汉代南越王墓中就有多件镶嵌用的孔雀石饰品;江西九江、宜春也出孔雀石,其周边地区就时有制品发现。北宋博物学家苏颂在《本草图经》记:“信州(今上饶地区)琢为腰带器物及妇人服饰”。现在民间收藏中尚能看到一些较大的明清孔雀石艺术品,如佛像、山形笔架、灵芝盖盒、玉如意、高脚杯和鼻烟壶等。

美中不足的是作为玉料的孔雀石大多硬度不高,缺乏宝石光泽,较为脆弱,不易雕琢,经不起碰磕。其雕刻艺术品的效果相应见拙于其他玉材,故时下少有加工大器者,多琢磨成珠类手串和戒面小配饰件等。

孔雀石美

徐梦梅

渣,证明在3000多年前先民就利用孔雀石寻找铜矿,并就地形成采矿、冶炼、铸器一条龙的生产工艺。

孔雀石还是最早被先祖利用的矿物颜料。西汉墓中的壁画和彩绘陶罐的绿色用的全是孔雀石,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绿色近两千年后依然鲜艳亮丽。再后来的传统中国画“石绿今画工用为绿色者”(《本草纲目》)、“螺青点出暮山色,石绿染成春浦潮”(陆游)。藏传文化的唐卡艺术上五彩缤纷的色彩,也全用包括孔雀石在内的矿物颜料绘

生的费用的。”让人惊喜的是,不到两个礼拜,就收到了到账短信告知。如此简单快捷,真正是做到了让老百姓少跑路,让数据多跑路,真切感到了政府部门办事效率的明显提高。

行文至此,笔者又在想,假如不是“偶然”的机会,我还真不知道“住院保险”在出院以后,还能继续享受;假如不是“偶尔”看到有“直接支付”,我一定还会傻乎乎地把每一次看病费用一张一张复印下来,然后拿着一大堆单据去排队办理……类似的政府为民办的“好事”,而许多老百姓不知道、不了解的现象,在我们工作和生活中并不少见。例如,笔者在工作中就常常碰到税务、财政、社会保障等方面优惠政策,如果你不常常上网仔细查看或者到有关部门询问,就会失去享受的机会。如果有关部门能把“好事”做得再充分一点,把惠民政策充分“通告天下”,不是更好吗?信息传达需要更畅通、完善的渠道,这应该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买卖山珍野果的合作社火了,稀有的中草药种植成功了,水库里的鱼山林里的鸡也都成了抢手货。不仅更多的乡亲富有了,而且也明白了呵护家园,绿色发展的道理。就像他的“四季园”,曾经是兔子不拉屎的荒坡野地,如今却栽上了苹果、梨子、核桃等果树,并成了春有樱桃、夏有杏子、秋有红枣、冬有柿子的特色景观果园……

是啊,“四季园”季季有景色,季季有果实。我徜徉在春风荡漾桃李芬芳中,望着满山果树和潺潺溪水环抱的农家小院,油然而感到,这样的风景不就是陶渊明描绘的美丽仙境吗?不就是绿水青山变成的金山银山吗?

七夕会

题首之“老”,两层含义:其一,按沪语有“总是”“屡次”之意;其二即本义,年岁大了。

在下自学生时代起就喜爱“三大球”运动,尤爱踢小足球。岁月悠悠,倏忽间老了,无法再像年轻人一样涌至赛场,但只要荧屏直播三大球精彩赛事,锁定此类节目一直是我的首选和最爱。或许是一出于一颗中国心,我所关注的大多是与国家队有关或国内的顶级比赛。至于那些英超、德甲、欧冠赛、NBA,基本不看:一是时差阻隔,二是无关痛痒。

以近期为例,今年开春以来,三大球赛事迭连,进入高峰。先说说排球。2017-2018中国女排超级联赛决赛在上海与天津两队间展开,此前双方打成3比3平,决胜的第7场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从电视镜头里看,卢湾体育馆的规模了不少,原来这是选址新建的。在我记忆里,老馆在陕西南路、淮海路口,年轻时去看过乒乓球赛、大象棋赛,观众的座位是单边的。现在的新馆四周都有观众座位,起码可容纳好几千人。女排的看点在于柔韧性强,攻防转换回合多,观众过瘾。最终,上海以14比16惜败,收获银牌,稍感遗憾。而男排的年度超级联赛在上海与北京之间角逐,最终,沈琼领衔的上海队以4比2力克老对手,卫冕成功,第14次问鼎。男排的特点是队员争胜心强,弹性好,扣球力量大,无论是斜线 and 直线。跳发球凶狠异常,往往直接得分或破坏一传,但也因此失误较多,可谓利弊各半。笔者颇感兴趣的是,现在三大球的裁决都融入了高科技,如排球就可用“鹰眼”挑战,确定场上电光火石瞬间打手、出界、踩线等判罚。

再说篮球。CBA超级联赛进入总决赛,对抗的两支南北球队分别是浙江



川沙,是宋庆龄、张闻天、黄炎培、黄自等名人的出生地,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更流传着底蕴深厚的方言故事。

川沙筑堡设县,最初是明嘉靖年间为了抗击倭寇,而这段古老的爱国故事,也就流传下来,成为方言故事最早的一颗珍珠。此后,明清时期的“泥龙的传说”、“小普陀寺”等等,民国时期的“沈毓庆和川沙毛巾”、“黄炎培与小普陀”、“庙会爆炸案”、“东门吊桥夺枪记”、“杜和尚脱险”等等,代代相传。新中国对民间艺术尤为珍重,“红岩的故事”、“雷锋的故事”、“好人好事”等故事便在田头、场头、车间、部队、学校广泛传诵。到了八九十年代,川沙方言故事的创作与演讲进入高潮,孕育了以全国故事大王夏友梅为代表的一大批故事艺术家。由于形式的创新,从一人讲到二人讲、三人讲、配乐讲、情景讲,年轻观众也喜欢上了这一古老艺术。2003年,川沙镇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故事之乡”。

川沙方言故事题材来自生活,丰富生动,主要凭借语言、手势和眼神传情达意。特别强调与运用浓重的川沙乡土口语俗语,显示以“土”见长的艺术特色。比如,善用“头”字后缀,韵味十足:老实头、男囡头、花头、滑头、早晨头、黄昏头、脚跟头、灶沿头、浜海头、夜点头、年夜头、好头势、垂头势……富于形象,妙趣横生,难怪能在上海市历届故事大赛中荣获“八连冠”!也难怪会有这么一说:“到东北看二人转,到北京看京戏,到苏州听评弹,到浦东听川沙方言故事。”——下次去川沙,除了游玩迪士尼,可别忘了去听听本地的精彩故事哦。



非遗在身边

文学篇

广厦和辽宁本钢。两队有十分相似之处,即都有“黑色幽灵”外援,一个叫哈德森,一个唤福特森。他俩的共同特点是,速度奇快,突破上篮是拿手好戏,活脱脱一条“黑泥鳅”。然而,他俩在外线的“三分球”也十分了得,仿佛百步穿杨般弹无虚发,令观众连连赞叹。另外,我还醉心欣赏一种叫“欧洲步”的上篮动作。即持球队员在高速带球跑动过程中,身体左右一晃,突然大步变向,起跳、投篮,动作欺骗性强,实用而好看。我暗暗称赞此为“篮球场上的伦巴”。

最后说说足球。足球是影响力最广、最大的运动,那可容纳数万人的场内,球迷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声震云天。当主队得分领先或形势看好,球迷们展开双臂互搭在肩上,呼啊喊的,跳啊蹦的,似乎永远不会疲劳……有一次,我问一位去现场观球的年轻人,你们在球场哼的是哪门子曲调啊?嘿嘿,他先是狡黠地一笑,然后答,根本没有统一的调门,只要核心区有人带头哼唱起来,边上和的人一多,就会蔓延开去,唱到一块的。哦,我明白了,这叫“和调”。我在想,好在足球场是露天的,要有屋顶的话,早被掀翻了!有时,见自己心仪的主队输了,临散场不少球迷红了眼眶,女球迷更是“梨花一枝春带雨”,一腔热情真是感人!

去年是上海足球的丰收年。今年中超上海两支球队开局成绩均不错,但赛季漫长,我的心情会与主队同沉浮,预祝他们更辉煌!

一生以来,看球无数,也看出些“门道”。有时,我不由自主地即兴议论,竟与主持人的评论如出一辙。看着,看着,我似感自己也与年轻人一样驰骋在绿茵场上,毫不察觉老之将至。老了,能在荧屏前观赏球赛,开心!真的。

健康